



丛 深 编 剧

娘子军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影文学剧本

娘子軍

丛深編劇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娘子軍

丛 深 編劇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3¹/₄ 字数74,9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100册 定价: 0.30元

統一書号: 10061·170

內 容 說 明

东北某建筑工地上要吸收一批工人家属参加工作，决定由这六十余名家庭妇女组成的娘子军负责盖一座大楼。剧本写了这些家庭妇女的成长过程。

其中有小组长何慧英，她是个积极热情负责的人，她的丈夫反对她参加工作。她在坚持工作上表现得很坚定，而在和丈夫的关系中又表现得是很温柔体贴的。最后，她丈夫在组织的教育下终于转变。

其中也有心直口快能干泼辣的老胡，她在工作中几次和慧英闹别扭，但后来终于了解到慧英并不如她所想象的那样，两人的关系也就好了。这个人虽有些缺点，但还是直爽可爱的。

其他的人物大都各有个性。剧本摆脱了技术过程的束缚，在写人这一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

统一书号：10061·170

定 价： 0.30 元

我們站在一片职工住宅区附近。一排排整齐的紅砖房，全是一式的小榆树牆围成的院落，每家都有几株盛开着紫丁香。屋頂上一排排烟肉都正在炊烟直起。

远望，在晚霞的光輝里籠罩着一片繁荣的工业区景象。

我們沿着一条干淨的小街道走进住宅区去，遇見了一群从系紅領巾到穿开襠褲的年齡不同的孩子，在做着各种不同的游戏：賽跑的，跳格的，在細沙路上打“冰球”的，玩鷓鴣捉小鷄的……。我們沿着榆树牆慢慢向前走，透过敞开的門窗看見了每家屋里的情形。

第一家：老奶奶坐在里屋床上一边打瞌睡，一边机械地推送着那种吊在半空的老式搖籃，孩子的媽媽在厨房里烙餅。

第二家：一个刚会爬的胖娃娃光着屁股爬在窗台上，望着我們咧开嘴哭，有一条布帶子把他和窗框拴在一起。而他的媽媽——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正在厨房里奔跑在爐灶和菜板之間——忙着炒菜。

第三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院里的小椅子上，很吃力地把一个一两岁的胖弟弟抱在怀里，小弟弟的嘴里咬着橡胶乳头。他們的媽媽正在厨房里淘米。

我們来到了第四家的門前。一个四十多岁的生得粗壮的女人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洗衣服，一堆堆乱扔在地上的旧衣服，把她和大洗衣盆包围在当中。一个周岁左右的小女孩

和一个两周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旧木堆上吃着很大的糖餅。一条长繩子上，一串晾晒着八条刚洗过的褲子；那些褲子好象按順序排队一般，一条比一条小，从这头一条长长的男人穿的工作褲，直到那头是一条长不足尺的开襠褲。女人的身后，在窗和門之間有一道由十几个装家兔的木箱堆起来的墙，每只木箱里都养着几只棉团般的家兔。窗前有酱缸、样子筐、煤箱子和乱七八糟的罐子、瓶子、水桶、破地板拖布……。总之，这小院里簡直拥挤得使人下不去脚。

这位女主人的名字叫胡桂貞。她一边气呼呼地在搓衣板上揉衣服，一边不时歪过头来冲着隔院的方向时断时續地高声罵着：

“……别觉着我們姓林的好欺侮！干什么三番五次地找别扭？……当个居民組长就美不够啦！有啥了不起的？也就是查查卫生吧，你还有啥权力？”

邻院的张大娘手拿着水舀子走到她家和林家中間的榆树墙边低声劝道：

“他林大嫂，你就少說两句吧，接壁邻右住着，唧唧咯咯的多不好！”

“接壁邻右住着，她这么羞耻我？”胡桂貞理直气壮地把手往身后一指，这时我們看見門框上貼的一张油印的白紙条，上有五个显眼的字：“卫生不合格”，旁边用墨笔添写着：“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查。”

张大娘（画外声）：“咳，不合格就收拾收拾唄，人家查卫生也是为咱大伙好。”

“查卫生咱沒意見，政策嘛；可是她为啥不事先告訴一声啊！抽冷子就进屋来摸这摸那，摸完了就给貼白票儿，这不是找别扭是干啥？”胡桂貞声音还是那么高。“我就知道，昨儿我們小四儿把她的小光打哭啦，今儿这就拿查卫生

来找碴儿！”

“可别那么说，小光他妈不是那样人！人家多厚道啊，你吵吵这么半天，人家一声都不回。”

“她惹的我吵吵！我要是个哑巴，明儿她还得骑我脖梗撒尿呢！”

在隔过张大娘家的那个榆树墙院里，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嘻笑着吹肥皂泡：脸上涂抹得黑一道白一道的是小四儿；手脚、穿戴都很干净的是小光。

小光鼓着腮吹泡儿，他甩起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泡儿，跳脚扬头嚷着：“四儿！四儿！快看！大花的，大花的！”

四儿也喜得跳脚拍手嚷叫起来：“泡儿飞，泡儿转，花花溜溜真好看！”

忽然传来胡桂贞的喊声：“四儿！你给我死回来！”

四儿噤起了嘴；小光圆睁着莫解的眼睛。

小光的妈妈何慧英，正在自己的厨房里往簸箕里装包子。她有二十七、八岁，生得很清秀。而她的厨房就象她本人一样，处处干净俐落。她在蒸汽里敏捷地忙着，耳朵却倾听着隔院传来的胡桂贞的骂声。

“……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把人家‘卫生模范’的院子给弄脏了呐！你不知道人家会贴白票儿吗？你等着人家往你脸上也贴一张？……”

这时，在何慧英的厨房靠后街的窗上出现了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媳妇，她叫罗玉华。她一露头就尖着嗓子嚷：

“何姐！你聋啦？还是哑巴啦？老林婆子这么骂你，你就不出去跟她干一仗？”

何慧英（微微一笑）：“我就是不会跟人家吵架。”

罗玉华：“你拉她上派出所去講理去！”

何慧英（笑）：“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嗎？老丁快下班啦，逃屋就得飯堵嘴。”

“你不去我去！”小罗轉身就要走。“非治治这个老歪婆子不可！”

“小罗！你回来！”

小罗站住，气的直敲窗台：“咱們查卫生是为了工作，凭啥受她这份气？你当居民組长的能受，我当卫生委員的可受不了！这样下去，还怎么开展卫生工作呀？”

何慧英盖上籠屨，依在窗框上說：“我方才想，咱們今儿这事办的也不大周到，你看，咱們光給她貼个白票儿就走啦……”

“啊？她不合格还得貼紅票？你还講不講原則性了？”

“我是說，她一家八口人，六个孩子，还有二十多只兔子，屋里屋外，也真够她收拾呀！以后，咱們应该隔三差五地帮她忙活忙活……”

“哼！”小罗打断她的話，“你砍个板把她供起来得啦！你去一天給她磕三遍头……喝！”小罗的眼睛忽然落在街上一个打着小花伞推着小孩車过路的女人身上，低声評論起来：“看把她娇的！洋脂做的，怕晒化了！……”

随着小罗的声音，我們看見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推的小車里并没有小孩，只是放着半面袋米和两把小白菜。

“……领点米还推个小車，真是懒人冇懶招儿！”

那女人已經走过去，小罗的眼睛也跟过去，繼續撇着嘴儿評論：“到底是會計太太呀，你就瞧人那两步路儿吧！也不怕閃折了腰！”她一边說着还一扭一扭地学起来。正扭着扭着一回头，忽然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笑。这是她丈夫小赵。小罗停下来，两眼忙看丈夫的手，

見是空的，就質問道：“咦？我不是叫你從工地食堂帶飯回來嗎？”

“怎麼？”小趙立刻止住了笑容，瞪起眼反問，“你真就沒做晚飯？”

“我不是告訴你今天查衛生沒空做飯嗎？”她比他眼睛瞪得更大。

“你！……”小趙望了一眼窗里笑着的何慧英，然後對妻子氣呼呼地低聲說了一句：“等回家去再跟你算賬！”

“回家你敢把誰怎的？你要什麼態度？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哼！”

小趙回身就走，小羅決不示弱地緊跟上去，而且還連續“哼”了兩聲。

何慧英趴在窗台上打趣說：

“小羅！你還是領小趙上派出所講理去吧！”

小羅回過頭來做了個鬼臉，走了。

廚房的前門走進來何慧英的丈夫丁國才，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無憂無慮的瓦工，小光笑嘻嘻騎在他脖子上，他把手里提的裝着大鏟、刨鏟等工具的帆布兜往牆上一掛，走到妻子面前來，用一種頗為和氣的口吻責備道：

“我說慧英，你不當那個破組長就不能活啦？”

“看你這話說的！”慧英激憤着，“大伙選的嘛！怎麼能不當呢？”

“叫人家沖着門口罵，你心里舒坦？过瘾？”

“反正咱身正不怕影子歪，為大伙辦事，落點埋怨也沒啥大不了的。”

“唉！你呀，就是不聽我話。小光，替我打媽媽一巴掌。”他一歪頭，把頭上的小兒子送近妻子。

慧英推開孩子和丈夫：“快去洗臉吧，吃包子。”

丁国才的眼睛一亮，鼻子嗅了嗅，兴高采烈地说：“嗯？真是包子呀？你看，我方才走在道上还想，要是什么时候吃顿包子可不错，可你做的比我想的还快！小光！替我亲亲妈妈！”

国才又一歪头，把儿子凑近妻子，小光笑嘻嘻地亲了妈妈面颊一下。

“看你这哈拉子吧！”慧英擦了一下自己的脸，顺手把这父子俩推进内室去了。

从内室里传出来父子俩一粗一细的拍节不齐的歌声：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保……”

前门口有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在往门旁放脚踏车，她脸庞微黑里透红，配上一头短发，动作敏捷矫健，活象一个运动员。

“高采凤！”慧英热烈地迎出去，亲热地拉住采凤的手摇晃着。“你可来啦！想死你啦！”

“给你报喜来啦！批准啦！”

这个慧英盼望得如饥如渴、而现在又来得这么突然的好消息，使她兴奋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她微张着嘴，一对惊异的大眼睛盯着采凤，半晌才低声问道：“有我吗？你不骗我？”

“有你！怎么能没你呢？一共批准六十个妇女呢，明天就进工地！”

“我可找到工作啦！”慧英欣喜若狂地说，“你知道，我打前年就托人找工作，老是找不到……”

“要不是大跃进，咱们这些家庭妇女呀，一半时也摆不到工地上去。这回有条件啦，光咱们一个公司建筑任务今年就增加了一倍，光靠短头发的完不成任务啦，咱们这些长头

发的，也就可以上上陣啦！”

慧英听着，脑子里一下想了很多东西，但她只概括出两句话：

“多好哇！……这可真太好啦！”

“別傻站着啦！”采凤推了慧英一下，“快去跟丁师傅商量商量，把家里事料理好，今晚上七点鐘咱們都到公司俱乐部去开会。”

“开什么会？”

“第一妇女建筑工程队成立大会！記住：七点鐘！”

高采凤推上車子走出院去了，何慧英甚至都忘記了說两句留客的話，只是靠在門框上望着她的去影喜得合不上嘴。

“誰来啦？”丁国才擦着脸走到門旁来，也向外看。“是女劳模？她来干啥？”

“多好哇，国才！”慧英依然沉緬在幸福的心情里，“太好啦！”

“是呀，”国才以为她是說高采凤，“这个假小子真能干，当了六年女瓦工，鬧了五个市劳模的奖章，一大串子！”

“国才，我也变个象高采凤那样的人，你乐意不？”

“你呀？”国才笑着說，“等下辈子再变吧。在这辈子里，你給我生五个孩子，我就心滿意足啦！”

“我明儿就要去变啦！”慧英观察着丈夫的神色，終于把話說明了，“国才，我已經参加妇女建筑工程队啦！”

“別扯淡啦，快拣包子！”国才不在意地把湿毛巾扔在慧英手里，抱起小光咬了一口脸蛋就往屋里走。

“真的，国才！”慧英跟过去，“我真参加啦，高采凤是我們队长。我还是在半月以前报的名，还检查了身体呢，不信你看！”慧英从怀里掏出一张身体检查証来。

国才看着那张纸，然后又凝视着慧英的眼睛，半晌才问：“噢？这事我怎么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哇？”

“我寻思我不一定能合格呢，我寻思等有个影儿的时候再跟你商量。方才高采凤来告诉我说，已经批准啦，明天就……”

“她说批准，我不批准！”国才把那张纸轻轻往地上一擲，走进屋去了。

胡桂贞的小院里爆发出一片大笑声。这里由于人多，显得更拥挤热闹了，胡桂贞的一家八口全在场，外添上一个显然受到全家欢迎的客人——高采凤。

采凤：“……我说：‘你要光因为我师娘六个孩子就不批准哪，她就敢到你们劳动组织科来揪你科长的胡子！’他笑啦：‘我不怕，我个子大，她够不着我胡子。’我说：‘个子大？架不住她把你先摔倒了再揪。’……”

又是一片哄笑。笑得小白鬼们直发惊。

胡桂贞（一边用酱瓶子搅拌酱缸，一边哈哈笑着）：“死丫头，你就想法编排我，我就那么厉害？”胡桂贞的丈夫老林——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老瓦工，坐在门坎上，一边往长竿子上绑笤帚，一边慢条斯理地帮腔：“采凤说的还真差不大落呢！”

采凤：“后来他又问我：‘你师娘身体怎么样？’我说：‘你要是觉着身体检查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可以再提供你一条参考消息：我师娘活了四十二岁，到现在为止还没尝过药到底是啥滋味呢！’”

胡桂贞（笑骂）：“妈的，我这点老底儿都叫你给宣扬出去啦！”

老林：“采凤，你这六十个兵可不大好带呀，怎么样？”

信心是嗎？”

采凤：“看跟誰比吧，要跟那些管我們叫‘老娘儿們队’的人比，我信心够足啦；可要跟咱們李書記比，我的信心还差着点儿。唉，师傅，要是把你派到我們队来当技术指导啊，再添六十个妇女我也敢领导！真可惜……”

“沒啥可惜的。”老林說：“我这个师傅不是还没有你这个徒弟的奖章多嗎？”

一个系紅領巾的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在一旁拉着胡桂貞的衣襟問：

“媽媽，这回你去盖大楼，可不能再养着这些兔子了吧？”

“你不用担心着，我認可杀了吃肉，也不能白送給你們学校！”

“我們也沒說白要，我們可以給你錢嘛！”

“你們是誰？我是誰？你个小鬼崽子！还没娶媳妇呢，就来跟我分家啦！”

老林努了努嘴，笑向采凤說：“看！这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啊。小三儿是勤工俭学的养兔場經理，他媽是家庭兔場的总司令，各有各的立場。”

大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站在窗里一边擦玻璃一边朝小三儿大笑說：

“哈哈！兔場經理还得好好学学外交工作呀！”

老林朝小三儿挤了挤眼睛：“不光是外交工作，必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有趣的表情，意思是：必要的时候你就干脆把兔子拿走。

大家哈哈笑起来，只有胡桂貞好象在生气，她冲丈夫問：“你說什么？”

惹得大家笑得更厉害。

一个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很有礼貌地把高采凤送出家门来，他是那个推小孩车的女人王丽云的丈夫——张会计。

采凤：“张会计，你爱人好象不大高兴？”

老张（抱歉地微笑着，同时连连打着手势）：“你放心好啦，高同志，一切都有我，一切都有我！……你走啦？不远送！”

采凤：“再见！”

张会计走进屋里。张大娘——他的母亲，正在厨房里刷碗。

张会计走进自己的住房。一进门，王丽云就突然转过身来嚷：

“我不去！谁给我报的名谁去！”

“你看，我给你报名也是为了你好嘛！”张会计和颜悦色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出去工作，在思想上、文化上、身体上都能得到一些锻炼……”

“呸！不用挑好听的说！你要养活不起我就说痛快话！”

“这才……咳！听你这话说得多旧。”

“我没念过大学，我没当过股长，没学会照书本说话！”

“人总得跟跟时代，不往前跑，可也不能落得太远。”张会计手里摆弄着桌上的香水喷子，一字一板地说。“你想想，丽云，咱们市里已经有两个区都变成无闲人区啦，我们要是还象往常一样呆在家里来这个，”他捏了一下香水喷子上的橡皮球，又指了指敞开着的衣柜里挂满了的各种漂亮的女人衣服，“摆弄那个……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舆论？”

“这个那个有你什么？”丽云又起腰来，理直气壮，“没一样是花你张股长的钱买的！那是姑奶奶娘家陪送

的！”

“我求你小一点声！”张股长带头把声音放低。“你父亲的錢还不是剝削来的？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

“好！姓张的！”丽云一步跨到丈夫面前指着他的手表，“把你这‘劳来克斯’給我摘下来！这也是我父亲剝削来的！”

“这没什么！”他果然就把手表摘下来擲到桌上。

她一見沒治住他，就想出更进一步的办法：

“把你这西服褲子也給我脫下来，这也是剝削来的！”

“这也没什么！”他站起来，刚把手伸向背带上的鈕扣，张大娘出现在門口，他立时住了手。

张大娘：“怎么啦？”

张會計（满脸陪笑）：“媽，没什么，您忙吧！”

丽云一头扑在鋼絲床上，两手打着枕头哭鬧起来。

高采凤在另一家門前倚下車子，走进門去，她刚一拉开里屋門，只見一男一女在地板上撕扭着打滾，吓得她連忙把門关上。听了听动静，她又把門拉开了。这时我們才看清楚，原来是小罗夫妇俩滾在一起打架。彼此都在呼哧呼哧地集中使用武力，誰也不說什么，好象言語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先是小赵占上风，瞬間小罗又翻过身来，把对方按在底下。

“撒开！”采凤喝了一声，用力把小罗提起来，象个老大姐样的申斥着：“你們这两个宝贝，真不害臊！”她先質問男方：“小赵！你怎么敢欺侮她？”

小赵是个嘴笨的人，呼哧了半天，才把手背一伸，叫公正人来看那上面被小罗挠过的一道血印，来証明自己的冤屈：

“你看！”

采凤皱着眉笑。

“我說小罗！”她拉过她的一只胳膊，“你这个小瘦子原来这样有劲儿呀！可惜都白白浪费了！这回给你的干劲找个正当出路——盖大楼去吧！”

小罗好像已经忘记刚才打架的事，眼睛亮了起来。

何慧英站在镜子前匆忙地梳头，从镜子里看见丁国才坐在床上，很不愉快地吸着烟，他的脚下，擦得镜子般的地面上弹了一堆烟灰。

“光，把烟灰盒拿给爸爸！”慧英对镜子说。

小光捧着烟灰盒站在爸爸面前，他却没去接，把头一歪，问道：

“孩子怎么办？你还能背着孩子盖大楼吗？”

“送幼儿园。工地特为妇女队成立了幼儿园和托儿所。”

“那我呢？”老丁进一步追问，“我怎么办？”

慧英转过身来，调皮地笑着：

“你？怎么？还得把你也送幼儿园吗？”

“浑！”老丁低声骂了一句。

慧英拿着梳子走近丈夫，笑盈盈地梳了两下她那一头乱发，同时拉长着声，哄小孩似的说：

“委曲不着你，你要不愿意在工地食堂吃，我还是照样天天给你做。‘蒸包子，煮饺子，喂你这个胖小子！’”

小光俯在爸爸腿上嘻嘻笑。老丁也有点憋不住笑了，但仍竭力保持严肃面孔，他把她的手轻轻一推，继续问：“你能保证我什么时候回家来都有热饭吃？”

“保证——！”慧英仍拉着长声。

“你能保证把家里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吗？”